金色童子因緣經

泣忙然奔詣母所時母見已捫膝哀
傷即作是言苦哉我子艱危斯甚彼
何等人無悲愍心不懼其罪故打擊
汝今受斯苦是時童子哽咽啼泣說
伽陀曰

處處往詣於他舍　我本乞食而存養
翻為杖木及瓦石　見者皆來打擊我

互相議言我等今時無傭力處宜當
周行乞丐言已即時持一瓦器自行
乞食所有醜相童子倏後成長能履
步時母即告言汝於今時宜自乞食
而用存養言已亦復授一瓦器其子
即時持器周行街衢巷陌乞食自資
以彼童子膚體麤黑容貌醜惡具十
八種可猒惡相人所覩者掩面而去凡

所往詣他舍門首以其枯瘦穢氣充盈隨風聞者掩鼻而行或以杖木瓦石打擊驅逐而言遠離我舍其猶蠕蟲周行城邑砂礫雜穢處處充塞隨所往處皆爲杖木瓦石打擲驅逐奔馳求丐一食竟不能得所持瓦器亦爲打擊所碎童子尒時爲人惡賤啼

泣忙然奔詣母所時母見已捫臆哀
傷即作是言苦哉我子艱危斯甚彼
何等人無悲愍心不懼其罪故打擊
汝令受斯苦是時童子哽咽啼泣說
伽陀曰
處處往詣於他舍　我本乞食而存養
翻爲杖木及瓦石　見者皆來打擊我

其母聞已趨前持抱醜相童子母大悲泣說伽陀曰

豈非汝於往生中　昔曾造作不善業
今被他人打擊汝　非汝現生之愆尤
汝身醜惡復枯瘦　一切樂事悉離散
貧窮困苦極艱危　無人爲興悲恤意
苦哉今時家散壞　子身傷損器用破
乞食之具既無成　何能乞丐而活命

父母離散子何託　家宅破壞善相衰
乞食之器一無存　今時何人復與汝
眷屬親愛及朋友　主宰尊長悉分離
乞食之器旣無存　今時何人復與汝
何人見汝嬰貧病　於中能發勇猛心
苦哉破壞至如斯　由汝先世中罪業
苦哉汝是柔善人　何故無人爲悲愍
人心堅硬鐵石同　損害猶如利刀斧

多種破壞復貧苦　於中寧忍起害心
見斯乞丐飢苦侵　無人勇發悲愍意
飢渴尫羸心疲極　離散破壞一物無
病苦縈纏熱惱侵　誠哉破壞中破壞
貧窮困苦愁憂面　飢渴侵陵逼迫聲
乾枯肩頸力微存　見者何人不悲軫
於中寧容打擊汝　由汝曩生憍倨心

今時疾病衆苦縈　極苦無人埀愍念
貧窮飢渴苦逼迫　乞丐周行何所成
或時極少見於前　鵄犬殘餘之棄食
苦哉我身極無福　而無方計何所作
宿業斯爲破壞因　業主所持今如是

尒時商主之妻說是伽陀巳多種逼惱相續憂苦於其所住殘破舍前暫時存息以其醜相童子先被打擊流血

汙身抱持居懷瓦礫雜穢不淨盈滿以手拂摩童子之身徐徐而起詣衢巷中見諸豪貴上族之子或商主之子及餘富盛長者婆羅門等身著殊妙迦尸迦衣潔白清淨大價翫好真珠瓔珞耳璫環釧種種莊嚴光潔殊妙花鬘衆飾如是見已迴觀巳身居極艱苦困危分位又復觀其醜相童

子貧窮困悴愁憂面相即時長吁滿目垂淚說伽陀曰

往昔富饒皆滿足　衆寶莊嚴如寶山
家族廣大悉圓成　受用最上諸妙樂
今時子母俱破壞　纖汙之處爲所歸
巧出多種乞丐言　覓無有人與食者
憂苦大海波浪深　逼惱怖畏無義利

大聲高振危苦增　貧窮深流今墜溺
險惡流中水族滿　破散波浪速復危
極惡大病違害深　貧窮瀋流俱陷沒
病苦憂愁如箭射　師子吼聲振野中
衆鳥聚居憂夘中　貧窮憂苦亦如是
昔於善人不行施　不起清淨信施心
今時無福子母同　見諸樂事如怨隙
往昔不曾施乞人　猒棄尠福下劣者

今生子母破壞時　艱難危逼苦同受
往昔地方諸賢聖　不曾恭敬復輕慢
今生子母破壞時　亦被他人所輕慢
昔曾觸嬈諸賢聖　或復打擊於他人
今生被他打擊時　杖木瓦石苦當受
昔不尊重於他人　或復出語而呵毀
今生子母破壞時　所向被他還毀責
先世不曾尊重人　或復於他起輕慢

今生極惡苦難多　為他輕慢還隨逐
子母先世假慳惜　見乞丐者不捨與
我今貧困衣亦無　他人還復不霑施
往昔或於他人事　多興違礙及障難
今生眷屬悉分離　徒增苦惱長悲泣
往昔遲留及失時　不施他人床臥等
今生荊棘地中眠　報應昭明自當受

衆妙莊嚴諸床座　往昔不曾施善人
今生坐起地爲床　廣多荊棘而叢聚
往昔不曾施鞋履　及彼乘輿諸樂具
今生踐履於地中　觸處廣多荊棘等
舍宅宵宿及器具　往昔慳心不曾施
恃其豪貴自尊高　雜穢聚中今墮入
往昔曾見枯悴人　炎渴之時須水飲
雖見不肯施清泉　今生面目極乾悴

往昔貧人及親友　以飢苦故來求食
不起尊重淨施心　今生無食自荒亂
昔見他人利樂事　彊生多種嫉恚心
于今還感卑下人　他來於已生瞋恚
子母往生恃豪族　於他常起憍倨心
或復觸嬈有德人　今招極惡苦甘受
無始輪迴生死海　一切病苦大怖畏
不曾施藥爲蠲除　今招大病常縈逼

父母尊長修行者　乃至最下貧窮人
飲食沐浴不施需　今生無福招貧苦
我今飢渴極疲悴　飲食衣服悉皆無
諸病諸苦逼迫心　今時何人爲救護
子母今欲作奴婢　何人容許願承事
今時二命若獲存　此亦世間極難得
苦哉先世不作福　苦哉貧困今如是

而此國城大豐饒　無人爲我作依怙

時妙耳商主之妻說是伽陀已忍受飢渴身心憂惱子母同處隨業而住彼妙耳商主昔涉大海營貿資財舩舫破散沉溺所獲浮一板木仗一家童涉歷艱危扶持得渡路中求乞歸滿度摩城近屆一村宿止于彼有一耕人守護彼村其人見此商主素曾

識面乃自思忖今此商主何故瘦悴
容狀若斯諒其所獲金寶財貨一切
破散唯仗家童扶持來此我今或以
商主之家焚蕩事縁而告語耶或復
商主後當自知念已即時持水授與
令其灌手復以二菉豆餅奉之令食
時妙耳商主自念我今不應空手而
歸舍中乃取一餅留之懷中次破一

餅與童分食食已明旦漸次前進而
彼商主容貌枯悴身力困疲著弊垢
衣漸至城邑時醜相童子先在殘破
舍中至明旦時忽自思念我今飢渴
消瘦若此餘命雖存其將何用我今
宜往自求殯謝念已即時詣其母所
前白母言我今欲往翁父園中母言

隨意

時妙耳商主既入城已漸到本家見其舍宅崩毀眷屬分離寂寞無依唯一土聚見已自念我之舍宅一何如此商主即入殘破舍中見其妻室同一女使寂居其內妻之容貌乾黑瘦羸破弊垢衣掩覆身體見已唱言苦哉苦哉何致于此商主言已悶絕躃

地涼風觸身久還蘇息妻乃趨前高聲號哭徐徐具陳家之前事即時商主長吁而言我於曩昔不植福田復不修作諸福力事今招如是種種破壞我於今時當何營作復何適詣當有何人而相顧矚誰人悲愍斯貧困苦我今沉溺貧窮大海誰來濟拔我今陷沒破散泥中誰爲洗滌我今投

寬廣大憂河誰爲濟渡我今值遇貧苦深怨誰爲力敵我今深植諸苦根株誰爲除斷我今已困貧窮樹根誰爲開掘我今爲彼渴愛大火炎熾燒然誰爲息滅我今爲彼不淨所染狂象抵觸誰爲調制我今爲彼諸苦毒蛇毒氣衝螫誰爲解除我今爲彼一

切破散貧窮大軍而來鬪戰誰爲摧伏我今爲彼一切苦惱體性堅牢貧窮杻械束縛於身誰爲脫免我今深處貧窮窟宅誰爲引出我今久止貧窮之舍扃閉牢固誰爲開舉我今爲彼貧窮惡者固來侵逼誰爲遣除我今淪墜險惡流中誰爲濟拔我今爲彼貧窮艱險逼逐怖畏誰爲救護妙

耳商主發是多種悲切言已又復高聲作是唱言於三界中唯佛世尊最尊最上無有少法不知不見一切解了諸佛世尊法尔如是具諸相好光明皎潔如日普照又如摩尼清淨之寶洽瑩無瑕具諸勝德如蓮花開如日初出如帝釋弓清淨柔輭髻珠輪相光明燄赫狀猛火中投以酥油轉

增炎熾又光明要衆色具足如孔雀
身有衆色聚佛光普照破諸昏暗生
老病死爲三有籠佛智慧力悉能開
彼佛已積集無數百千功德善力所
成相好佛光潔白其猶白象白花白
衣如雪如藕清淨可愛佛光煥耀如
閻浮檀金初出火燄光明顯照其類

山峯廣大熾盛殊妙無比佛諸相中
身毛潤澤一一右旋圓光纖任自在
照耀眉間白毫現殊妙相面輪清淨
如蓮初開又佛昔於三大阿僧祇劫
中廣以頭目手足身之上分及身血
肉妻子奴婢象馬車乘妙好衣服坐
卧之具金銀珠寶已諸所有乃至王
位國城一切能捨增長無上菩提廣

大勝行以無礙力摧伏魔軍清淨潔白如秋月輪千光明鬘周帀照耀高顯出現猶若山王淨月光照雲翳散空潔白之狀復如象牙又如乳海如白花開清淨嚴好佛身晃耀亦如金山衆相嚴具如孔雀峯如瑠璃山圓光上燭佛以現證智火燒除諸惡惑如灰燼有諸天王常來恭敬是諸天

王各頂寶冠摩尼珠寶及彼真金殊
妙莊嚴礼奉世尊淨蓮花足而佛雙
足皆殊勝相足十指甲如赤銅色薄
潤可愛足指甲端猶半月相其蓮花
足清淨無垢具衆莊嚴踐蹋衆生貪
愛樹枝又以智光照破一切無明癡
暗普盡世間同一親友以無緣慈等

愛衆生住不思議大智境界攝伏一
切龍蛇等毒廣大積集無數百千難
行最上功德勝行無量劫來廣修福
事以智慧劒破斷衆生無始一切煩
惱樹根梵王帝釋十方護世等諸大
衆咸共稱讚佛勝功德及佛正法諸
佛世尊起大悲心普攝世間同一護
念無復有二以無二言平等說法住

奢摩他毗鉢舍那善說三種調伏之法已渡四流運四神足以四攝法於長夜中如理修作成熟衆生斷五分結超越五趣具足六法圓滿六波羅蜜多開七覺花示八正道善修九次第定十力具足名稱普聞徧十方界獲得千種最勝自在晝三時中夜三時中常以佛眼清淨光明普觀世間

何法是增何法是減何法艱苦何法
危險何法逼惱何法具有艱苦危險
逼惱何法微小何法漸增何法廣大
何者沉溺生死大海我爲濟拔何者
爲彼諸業煩惱大羅刹娑之所吞食
我爲救度何者爲彼貧窮蛇毒所傷
爇時我爲解除何者爲彼瞋火燒心

極炎熾時我以法甘露雨灌注心頂
何者為彼癡冥所覆深暗逼惱我以
清淨光明照燭安置於彼無上高極
三摩地峯何者久嬰極重病苦我以
八正道藥善為治療普令獲得盡苦
邊際何者久處貧窮之室扃閉牢固
我為開舉何者為彼無智暗冥障翳
淨目我以智藥善為開明何者為彼

極惡杻械撿束其身我爲脫免是時商主復說伽陀曰

大海魚龍所依止　海水朝宗或失時
如來隨感化衆生　應時決定無差失

尒時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普徧觀察此世界中見彼妙耳商主貧窮困苦陷沒艱危憂畏泥中觀已即時發大悲心著衣持鉢入滿度摩城

次第乞食是時城中長者居士及婆
羅門商主人民及無數百千之衆見
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入城乞
食皆持上妙清淨飲食意欲奉上世
尊如來充滿鉢中
是時世尊爲欲悲愍妙耳商主故詣
四衢道中央而住佛身光明諸相具

足如初生日清淨可愛如雲住空莊
嚴殊妙如秋天月如劫波樹又如珊
瑚妙寶之樹莊嚴可愛復如金幢金
樹高顯赩赫如衆寶聚高積寶山自
在次序猶如鵝王戲金蓮沼行步直
進如愛囉嚩囉天中象王處蓮花池
如師子王具大威勢莊嚴奇妙周徧
十方大吉祥聚如來足下千輻輪相

嚴淨殊特柔輭妙好如來身有喜旋
德文於二足心有彌那相殊妙莊嚴
足十指甲皆赤銅色光明可愛如初
生月指甲狹長純一光淨諸指柔輭
如兜羅綿足趺圓滿妙善安立清淨
皎潔殊妙無比佛身光明普照十方
其光亦照妙耳商主殘破之舍是時
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所放光

明燄赫清淨猶如真金初出其燄又
如種種清淨妙花開敷茂盛廣大嚴
飾時彼商主殘破舍中內外普照光
明映徹是時商主覩斯光已深生驚
異矍然而起乃見毗婆尸如來應供
正等正覺具三十二大丈夫相金光
晃耀衆色莊嚴見已即發最上希奇

淨信之心即作是念我今貧乏而無
一物奉上世尊迴顧已身見先所留
一蔂豆餅持謂妻曰我先持歸一蔂
豆餅今欲奉上毗婆尸如來應供正
等正覺佛應悲愍貧賤之物成最上
施物雖至少心極清淨于今小植布
施淨種願佛受我此所施物當得救
拔貧窮困苦妻答夫言善哉仁者斯

為最勝以此善根當爲出離生死之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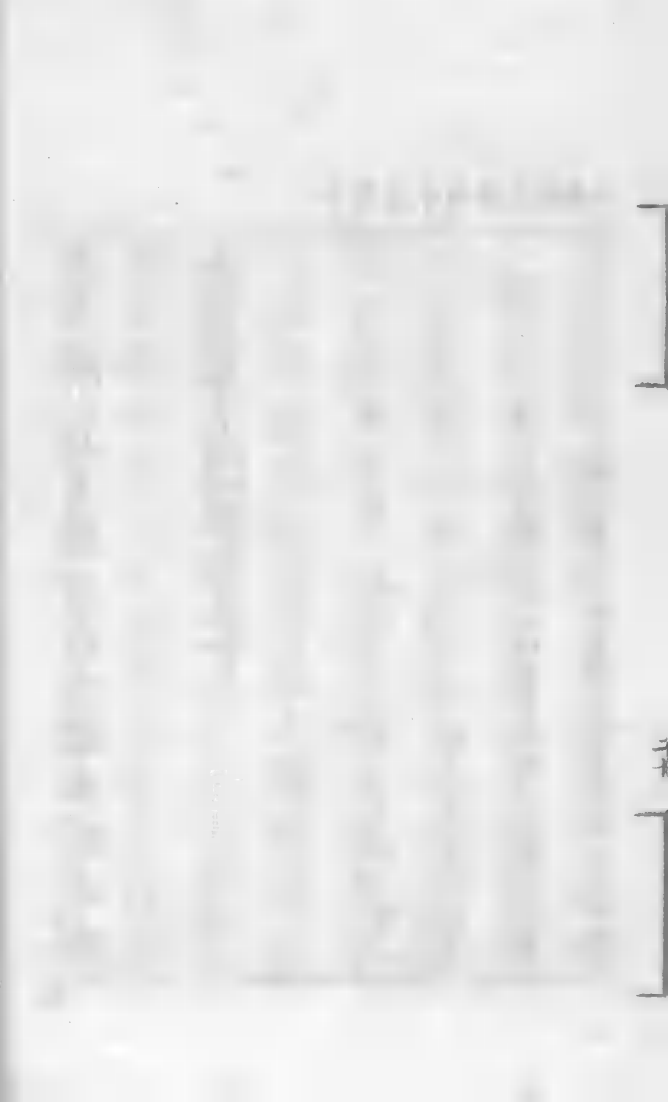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

譯經孔目官臣舒雄

三司大將臣尹元

講因明唯識論仁王經賜紫沙門臣義崇 證義

講因明唯識論上生經廣辯大師賜紫沙門臣[illegible] 證義



一十第卷經緣因子童色金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一　十五紙　士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護等奉詔譯

尒時妙耳商主即作是念我於此城昔時富盛而今貧困以此少物如何行施今雖如是或此城中臣佐吏民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衆商主等及多人民咸悉覩見我以少物奉上世尊我今應求一葉而用

裹覆勿使他見作是念已即時入
已殘破舍中徧求其葉竟不能得
是時商主内自毀責苦哉我今無
福斯極傷感吁嗟即時出自舍中
發生廣大清淨信心但持一餅奉
上世尊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
覺清淨鉢中施已肅恭頂礼雙足
發是願言世尊願我以此淨信施

法微少善根過此生後當來不於一日之中受斯貧苦得大富盛諸所受用隨心圓滿妙耳商主發此誓願礼奉毗婆尸如來之間以佛神力彰現勝報即時枯瘦羸弱容儀隱而不現還復昔日圓滿妙好顯明色相妙耳商主勝願所資適悅而住

于是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
出滿度摩城還復曠野佛遊止處
是時城中與妙耳商主先知識者
諸長者等中有一人乃謂衆言汝
等今時咸共見彼妙耳商主破散
貧困艱苦若斯不應棄捨多能濟
二一不贍多仁者咸應共均所施

隨有施者同置一處言已即時諸長者等各以無數眞珠妙寶耳璫環釧及餘種種殊妙服飾多百千種而用助施於剎那間金銀珠寶衆莊嚴具其量高積時妙耳商主見衆所施殊勝事已即謂妻言汝且觀此淨施種子能生善牙其妻即時心大歡喜遥向毗婆尸佛肅

恭頂礼即時運置所施衣服莊嚴
等具入自舍中是時醜相童子先
住翁父園中以其飢渴苦惱逼迫
醜惡增甚童子心極愁憂猒惡即
自惟忖我今云何罪業所感無福
醜陋苦惱侵逼命存何益我今宜
應自求殞絶念已即詣波吒梨樹
極高抄枝攀樹而上枝折隨墜身

身體損傷極受苦惱諸佛世尊無所
不知無所不見無不解了是時毗婆
尸如來以淨佛眼過於肉眼見是醜
相童子受斯苦惱即時起大悲心乃
運神力詣彼園中以百劫積集慈愛
光明照觸彼身童子蒙光照觸之時
身支苦痛悉得銷散息除飢渴速獲

輕安即時舉身乃見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百千俱胝那庾多劫積集清淨最上難得三十二相微妙莊嚴光明普照童子尒時見佛清淨相好殊特起淨信樂脫自身中黃色片衣可及尺量持以奉上毗婆尸如來發生最勝清淨之心置於佛上及持一莖迦蘭賦迦花亦以奉之由毗婆

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威神力故其衣分量稱可佛身花猶傘蓋大如車輪住於佛上時醜相童子見是相已轉復增勝發生廣大淨信之心即時恭敬礼佛雙足發大誓願說伽陀曰

醜相童子隨力施　如來最上二足尊
願我從今過此生　當來獲得妙色相
身有金色妙衣飾　金光晃耀所莊嚴

口中優鉢羅花香　身有栴檀妙香馥
身如金色膚體妙　一切見者適悅生
一切愛染悉蠲除　一切教義皆明了
如理語義悉合集　遠離一切非義利
最上一切諸所觀　諸相莊嚴咸具足
願當得佛普成就　慈心愛念諸衆生
衆德清淨大吉祥　諸妙珍財悉圓具

醜相童子說是伽陀發大願時以佛神力現彰勝報即時童子極醜惡相隱而不現轉成殊妙端嚴色相身如金色自然忽有金色可愛嚴好衣服從空而來被童子身復有環釧瓔珞等莊嚴具又諸天子空中雨衆殊妙天花所謂迦蘭賦迦花優鉢羅花瞻波迦花鉢訥摩花俱母陀花曼陀羅

花等及天妙香謂旃檀香沉水香恭
俱摩香多摩羅鉢多羅香及抹香等
又復空中發大聲言竒哉能於佛如
來所種植淨施可愛種子最勝牙莖
現獲出生是時空中所雨香花廣大
無數量積于膝
尒時毗婆尸如來即出園中還復曠
野佛遊止處彼妙耳商主於自舍中

忽謂妻言我之有子今在何處妻荅
夫言童子一時來謂我言欲往翁父
園中今未迴復夫宜速往園中尋訪
或彼童子自殞其命夫主復言何故
我子致如是邪妻復荅言子以醜陋
加復貧困飢渴所逼事至于茲商主
即時速詣園中尋求其子到已乃見

有一童子妙相端嚴身如金色其所
被衣亦復金色衆莊嚴具而爲莊嚴
人所瞻愛如天童子勝相光明見已
驚異即作是言哥哉哥哉具福之人
能生此子言已即時謂童子言汝是
何人之子童子荅言我是妙耳商主
之子商王即時深自惟忖今此童子
豈非於我而翫戲耶念已轉復心生

疑惑審細觀已而復謂言童子汝應
如實而説的是何人之子童子復言
仁今何故如是推求如實言者我是
妙耳商主之子商主又言善哉童子
固相戲翫何至如斯商主即當審觀
其事如實知已又復謂言童子所以
然者我子本來容儀醜惡汝今狀貌
殊妙端嚴因何醜陋成端嚴相是時

童子聞熙怡目即爲商主說伽陀曰
我昔爲彼貧窮火　炎熾燒然逼我心
投樹攀彼極高枝　隨枝墜地欲殞命
枝墜身傷苦侵逼　偃仆于地息微存
介時迷悶不覺知　於剎那閒命將謝
是時毗婆尸如來　觀已即起悲愍心
以悲愍故大聖尊　來降園中救度我

佛身光明眞金色　三十二相衆莊嚴
明顯猶初出鍛金　普徧照耀十方界
蒙光照觸我支體　觸時旋復得清涼
由是一切和悅生　無比甘露而灌注
飢渴煩惱衆苦集　一切不善居我身
由佛慈光照觸時　我於剎那皆息滅
我見牟尼大聖主　最勝吉祥妙光聚
由斯發我勇猛心　見已我時能自舉

世尊最上大吉祥　猶如寶山而高顯
復如電光徧十方　我昔見已生淨信
由是心生大歡喜　脫身所著小片衣
持以奉上佛世尊　發生最上清淨信
迦蘭膩迦花有一　我亦持以奉於佛
以佛神力住空中　猶如傘蓋而徧覆
彼時見已心歡悅　恭敬頂礼佛雙足
我以真實清淨心　即於佛前發大願

願我以此施佛因　過今生已至當生
捨醜陋相獲妙容　畢竟出離生死海
言已天降金色衣　體相莊嚴亦金色
身出優鉢羅花香　口中旃檀香馥郁
由此最上勝願力　如我所作悉圓成
如是多種妙相嚴　所生諸相皆悅意
大雨無價妙衣飾　黃金之色復柔軟

此衣俱時從我身　於剎那間能出現
是時復有諸天衆　空中徧雨妙天花
及彼清淨諸妙香　所謂旃檀沉水等
空中復言大奇妙　又奏諸天妙樂音
咸稱歸命佛世尊　發如是聲徧一切
今此所作皆勝善　故我妙相獲如是
一切見者和悅心　色如金光淨無比

妙耳商主說是伽陀巳即時踊躍身

毛喜豎於須臾間發生淨信合掌遙向毗婆尸如來恭敬頂礼審諦觀覩妙相童子已作如是言童子今宜與父同復本舍時妙相童子乃於其父起尊重心即時趨前而伸拜奉作是白言善來尊父言已即同還歸本舍尒時帝釋天主偏觀下界具知其事即作是念此妙耳商主能於佛所善

作佛事豈應棲止殘破舍中念已即告毗首羯磨天子言汝今宜往妙耳商主殘破舍中化成殊妙清淨舍宅四寶所成八重層級是時毗首羯磨天子受教命已於剎那間至滿度摩城商主之舍化淨舍宅嚴以四寶八柱棟樑層級次第高顯妙好戶牖軒

窻垣墻具足門置樓閣象牙莊嚴如菴羅果寶繩交絡垂珠花瓔竪立幢幡周帀妙好潔白嚴淨狀如月光復如雪聚繒綵間錯及有無數金銀瑠璃水精瑪瑙帝青大青等諸妙寶而爲莊飾四門各各置一金瓶悉而滿盛八功德水復有無數百千殊妙珍寶充滿其舍時妙耳商主還至自舍

見是殊勝寶嚴舍宅見已驚異心生
歡喜其妻即時心喜躍故持金瓶水
授其夫主而用盥滌作是白言仁者
福力能招如是殊勝之事此之最上
寶嚴舍宅由何置耶妙耳商主加復
踊躍最上喜悅乃於毗婆尸如來發
生廣大清淨信心身毛喜竪合掌遥
向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恭敬

頂礼發如是言佛是不可思議大如
意寶能爲無上最勝福田作是言已
面目熙怡如蓮花相踊躍歡喜說伽
陀曰
功德所成大福田　遠離一切過失等
我植施種極纖微　現招勝報斯廣大
我昔隨心行小施　曾無最上施資緣

于今妙寶所莊嚴　清淨舍宅從何至
我昔舍中增憂苦　無餘所有唯垣墻
今何明豁狀雲開　潔白清淨如秋月
我昔舍中徧空缺　蟲鼠來還孔穴多
于今最上寶莊嚴　窻牖煥明悉清淨
我昔舍中多穢汙　狐鳴犬吠衆惡聲
于今舍宇妙莊嚴　諸寶滿盈從何至
我昔舍中蛇蟲滿　片衣破弊無所有

于今具有微妙衣　寶拂垂珠而可愛
昔舍火爇亡人骨　犬來齩齧惡增多
于今廣有妙香花　殊妙莊嚴從何至
昔時貧悴深憂苦　泣淚如雨日常流
于今寶地淨無塵　徧灑旃檀妙香水
昔爲大火所焚燎　鵄棲門上穢汙流
于今嚴以妙珠瓔　金寶色光從何至
昔居破舍門雙毀　空豁周圍無礙遮

于今門戶水精嚴　高廣妙好從何至
我昔久居殘破舍　傾危弊惡衆皆嫌
于今堂宇妙嚴成　悉是摩尼衆寶柱
我昔貧窮苦逼迫　悲聲普聞於四方
于今鼓吹振洪音　箜篌妙響復清美
我昔舍中多雜惡　焚餘枯骨悉充盈
于今多種妙愛珍　寶聚莊嚴充其內

徃昔象牙寶嚴具 墜散燒爇悉無餘
帝青妙寶今復嚴 周帀盡成水精舍
諸妙座具昔焚蕩 觸目俱無藉於地
于今種種妙莊嚴 座具依次而周備
昔時藉地以為座 穢汙諸物悉充盈
于今柔軟妙繒茵 處吉祥座而適悅
昔於雜穢荊棘地 鋪草為床而寢卧
于今柔軟兜羅綿 用作床敷深悅意

昔時焚毀多雜類　舍中穢氣廣充盈
于今殊妙眾香熏　滿室氤氳而可愛
昔時內外皆焚爇　誠哉破壞中破壞
于今種種妙珠珍　行列莊嚴深愛樂
昔居破舍踈復漏　鴟鳥來還糞穢多
于今廣大妙舍中　珠瓔垂布增嚴好
昔時貧苦深逼迫　伸手號聲怖畏多
于今建立寶幢幡　清淨莊嚴極勝妙

頂礼如來大聖尊　爲福田師我歸敬
今起悲心來此中　救拔我出貧窮海
歸命世間最上尊　一切智號毗婆尸
今起悲心來此中　令我善得成就事
譬如天中廣勝殿　功德莊嚴不思議
今起悲心來此中　令我所居同彼勝
我今歸向三界師　高顯猶如枳羅峯

我今居止此亦同　狀秋天月而皎絜
我念昔於此大城　極受貧窮諸困苦
由佛悲心來此中　獲大財富而最勝
我今植種方微小　旋招果利廣復深
佛於世間勝上尊　何人不伸供養事
妙耳商主說是伽陀已於佛世尊益
生淨信乃作是念我佛世尊來降于
此令我獲得多殊勝事我今宜應請

佛世尊及聲聞衆首於自舍微伸供
養作是念已即時商主於毗婆尸如
來及聲聞衆發生廣大尊重之心迎
請于舍備以百味淨妙飲食於七日
中虔伸供養飯食事訖頂礼雙足作
是白言乃至盡壽我以一切受用之
具供給供養當佛來應商主供時他
舍有一守田之人於平旦時來詣主

家受食而還於其中路聞佛世尊有
大聖德彼妙耳商主持一豆餅而用
獻佛即時獲得吉祥勝相聞已即於
近側問一優婆塞言仁者彼佛世尊
具何聖德神力若斯優婆塞言子今
當知佛世尊者功德巍巍不可度量
廣大最勝我何能說然今爲汝取要

言之汝應善聽彼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具足最上大丈夫相清淨莊嚴色光晃耀猶若金山日月光明不能等比是勇猛者具善戒者妙身相者善語業者寂靜心者妙莊嚴者善面目者善所作者善知法者善忍辱者善辯才者善調伏者善化他者知律儀者善柔順者能知恩者善觀

矚者寂諸根者斷諸愛者息瞋恚者破癡暗者開解脫者立正法者止非道者示正道者顯眞實者斷疑惑者息煩惱者破諸魔者救世間者眞大法王眞實大士世間大尊大智慧幢大勇利語大福德藏大法本源大聖導師大法荷擔大法聞持大施福田梵王帝釋恭敬供養勝出世間利益

衆生一切最上諸漏已盡息苦邊際是大阿羅漢廣大明了一切法律自在無畏諸論議中問答最勝不爲一切過失染汙開發一切勝妙之義於諸色相戒行禪定精進智慧雖復圓具無所取著說法無礙脫諸苦惱離諸戲論爲他開示損益之法大慈方

便普施衆生具淨勝解以無上法開
示調伏爲大醫王善療衆病具自然
智三界特尊身相敦肅無量威光少
欲喜足知時知義正智具足摧煩惱
寃息三毒火八法不動世間衆生極
大苦惱陷溺無智大泥濘坑普觀察
已佛以智力隨爲救度佛於一切衆
生起悲愍心以自色相威力聖智最

上施作使令出離佛爲世間解脫諸
苦諸驚怖者善爲安慰一切沉溺生
死泥著善爲提拔一切炎熱燒煮心
者善施清涼懈怠衆生普爲開發起
精進行佛於往昔無數百千生中廣
以飲食衣服座卧之具象馬車乘妻
子奴婢頭目血肉割截支體種種行
施賢愚平等離諸有相佛於一切衆

生起諸方便思惟利益於一切時普觀世間一切衆生老病死苦愚迷動亂沉沒無依若其現前若不現前佛悲愍心普觀察已悉安慰之如諸佛說若無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諸功德設經無數百千俱胝生中終不能得無上寂靜大菩提果所

以然者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勤修諸
行於一切衆生中最上最尊具大名
稱行安隱法諸識圓明廣大精進所
發誓願畢竟無虛破癡暗離諸過具
衆德寂靜心調三業不染著諸根境
得自在無後有具無量威德光衆莊
嚴大智藏相清淨如滿月天王龍王
阿修羅王一切天衆恭敬信奉礼拜

讚歎福慧圓滿仙中大仙狀如金光
初出其餤法中自在法中最上自度
度他到於彼岸一切上首爲衆所尊
如大龍王解脫無畏爲天中天善男
子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具大功德最
勝無量以少言詞豈能讚歎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二　士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護等奉　詔譯

時優婆塞復說伽陀曰

色相謙柔衆德具　圓成妙好普莊嚴
自捨如來大覺尊　餘無等比最上士
佛聖言說無與等　佛聰利智亦無等
佛聖解了復無同　佛大牟尼無比類
佛大法器無與等　佛勝妙樂亦無等

佛善調柔復無同　佛極尊勝無比類
佛為大師無與等　佛為世父亦無等
佛為善友復無同　佛為親愛無比類
無我無怖無不伏　無染遠離於憒鬧
已超三有險難中　無怨無恚常清淨
清淨善調殊妙相　念力具足大自在
普開眾生利益門　佛最勝上無等比
總略真實眾德聚　所說最勝如法儀

佛爲三界無上尊　汝應信受此功德

時守田人聞彼優婆塞說是如來勝功德已發生淨信身毛喜竪即作是言彼妙耳商主以一豆餅奉上毗婆尸如來種植最上清淨施田於剎那間商主即得離諸貧苦仗佛神力以極少物淨心行施願力所資以是勝

因獲如意寶今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經俱胝那庾多百千劫中不得值遇極難得見而佛世尊於百千劫中修成無上廣大最勝利益衆生無量福行隨起悲心廣以方便救度衆生生死煩惱毒蛇所蠚墜墮極苦慈心愛念猶如親友而我

今者家無財物雖久力營曾無小
畜然以淨心將自守田所得之食
雖極微小持用奉上又當發願普
願一切衆生皆得最上意願圓滿
彼守田人發是言時毗婆尸如來
應供正等正覺即以神力現佳其
前時守田人見佛世尊威德殊特昔
未曾覩身相端嚴猶若金山其光

晃燿映蔽日月見已即時發生最
上廣大信樂以清淨心持所有食
奉上世尊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
正覺清淨鉢中施已加復極生淨
信頂礼佛足發大誓願說伽陀曰
以此施佛所獲福　願我過於此生後
當起最上悲愍心　普觀衆生作利益
如佛所證無上道　如佛相好衆圓成

我當成佛亦復然　普獲一切無等法

如佛宣說於正法　如佛成就一切智

我當得果亦復然　具一切智善說法

如佛降伏魔軍已　善轉清淨大法輪

我當得果事還同　降伏魔軍宣正法

佛於生死大海中　自度度他皆出離

我當亦度諸衆生　出離同歸無上道

尒時毗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即
發甚深廣大雲吼音聲為守田人而
授記言善男子汝於來世當得作佛
號一切義成為三界師具大威德以
勝上力降伏魔軍如佛所行施作佛
事時毗婆尸如來為守田人授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已還復本處
彼滿度摩城一切人衆普聞其事乃

至國王聞是事已念守田人善根力故王乃嚴整車駕來詣守田人所發信重心嚴以寶象上安其座勅令彼人而乘于象同復王宮授王半位時守田人即白王言如王之命非臣所欲如臣志樂願求出家淨修梵行其王即時勅從志願王乃復宮時守田人即於毗婆尸佛法中求佛出家乃

至盡壽修持梵行其後命終生化樂
天乃至最後彼妙相童子以具勝德
故衆共冊立如王法儀統臨王位經
六萬歲正法治化謝世之後生兜率天
尒時尊者阿難告阿闍世王言大王
於汝意云何彼毗婆尸佛法中妙相
王者豈異人乎即此金色苾芻是其

王昔見毗婆尸如來以貧窮故脫身所被一小衣片而用施佛施已即發廣大誓願由斯善業於天人中受勝妙樂處處所生身皆金色有金色衣自然覆體生時天雨衆妙天花乃至于今具大福德身有妙衣旋脫旋生具諸勝相彼時妙耳商主者即今日照商主是彼時妙耳商主之妻即今

日照商主妻是彼時女使者即今迦
尸孫那利童女是彼時家童者即今
勇㑦大臣是
尒時阿闍世王復白尊者阿難言此金
色㲲㲪復造何業昔無過咎爲人虛
妄構以滦緣置鐵叉上將殞其命又復
何因旋即出家證阿羅漢果尊者荅
言大王過去世中有佛出世名爲妙

月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時有一國城外有僧寺衆所棲上中一苾芻善說法要是時城中諸婆羅門及長者等皆來聽法利養供給咸共臻集乃至其後復有苾芻名曰無勝來止此寺加復明利而善說法辯才無礙言詞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二

流澤音聲清美時諸人衆咸悉來詣無
勝苾芻之所聽受說法其所演說初中
後善文義深遠純一清白梵行之相是
時四遠人衆聞已信慕飲食衣服座卧
之具病緣醫藥皆悉供給而彼先來說
法苾芻所獲利養由斯閒絕是時說法
苾芻即自思惟今無勝苾芻同止于此
於我利養必當閒絕又復由此利養絕故

彼多聞智者及諸信士豈非於我不尊
敬耶乃生怖畏念已即時虛構方計用
遮其事故往召一婆羅門童女使其來
還妄起染緣謗訕於彼無勝苾芻是時
童女如命而行其後一日彼說法苾芻
與諸苾芻共會僧房門首如常語論
童女忽來而謂衆曰汝出家人中豈
有非梵行邪所以然者彼無勝苾芻

向者於我逼以深緣梵行人中此非道理
時諸苾芻聞已掩耳謂童女言莫作是說
勿使他人聞此惡言唯說法苾芻出不善
語謗彼無勝苾芻謂言如實是不善所作乃
至其後展轉聞于無勝苾芻彼人聞已即
作是言彼說法苾芻何故於我發是語邪
言已即詣彼苾芻所到已謂言我於尊者

無所觸嬈何出惡言固相譏毀時說法苾
芻轉起恚心復出惡言增加呵毀謂言汝
有此罪後當應受鐵叉之苦時無勝苾芻
聞已自念如斯行業壞修行法知是事已
即自收舉衣鉢受用出離其寺詣一樹下
隨意棲止是時四衆見已即同奔逐勸誘
欲令迴復竟不從命時說法苾芻後自惟
忖我今所作誠爲不善以利養因起惡趣

業如是審思心極追悔我應詣彼求其懺
罪念已即時速出其寺訪尋尊者無勝苾
芻深自毀責滿目淚流猶如稚童啼哀莫
止是時無數百千諸婆羅門長者等衆咸
覩是事到已即時前詣無勝苾芻頂礼雙
足作是白言尊者我今懺罪願尊忍可我
如稚童我如愚夫我不明了貪利養故造
不善業以虛妄緣出不善語謗訕尊者深

爲罪咎深爲罪咎尊者悲心願垂忍可無
勝苾芻荅言大德我已忍可我今但爲心
猒憒閙棲止樹下跏趺宴坐端身正念修
寂靜行說是語已時無勝苾芻發生最上
猒離之心靜念世間誠堪驚懼遷流謝滅
諸行不停五衆循環生死流轉乃至帝釋
諸天供養稱讚皆非究竟念已即時兩翼

騰驤狀如鵝王高舉空中清淨潔白一切
大衆咸悉瞻覩發生最上淨信之心即於
空中現諸神變時說法苾芻見是事已即
作是言苦哉我今云何於此大仙聖者而
興譏毀言已悶絶僵仆于地
是時妙月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知是事已
起悲愍心念此苾芻無令嘔血而致命終
即運神力來現其前而佛世尊乃舒清淨

網鞔百福相手爲彼苾芻摩觸頭頂善安慰之而彼苾芻佛手觸時還得本心即獲輕安苾芻旋起乃於佛前諦誠懺悔

尒時妙月如來普爲大衆說伽陀曰

士夫處世間　口出惡言詞　其猶利刀斧
斷割於自身　應讃而起謗　應謗而起讃
惡語由口生　所出自不覺　起惡心初小
如博弈輸財　此中大惡興　謂謗阿羅漢

心起毀謗因　衆生墮惡趣　心起清淨因

衆生往善趣

尒時妙月如來廣爲四衆宜說妙法示教利喜已還復本處

復次尊者阿難告阿闍世王言大王於汝意云何彼時說法苾芻者豈異人乎即此金色苾芻是昔於無勝苾芻之所起虛妄緣

惡言謗訕得果聖人由是業報五百生中
墮大地獄一一獄中受苦報盡復五百生
墮餓鬼趣復五百生墮畜生趣彼彼報盡
後五百生得生人間一一生中本每惩罪
爲人虛妄構以染緣登鐵叉上受大苦惱
乃至于今惡業報盡最後爲彼勇戾大臣
枉執罪染置鐵叉上我以神力救令得脫大
王是人由斯罪業故招苦果昔以善根於

妙月如來法中淨信出家修持梵行由斯
善業於今釋迦如來法中清淨出家斷諸
煩惱證阿羅漢果是故大王世間衆生寧自
受苦不應於他起謗訕心自怖惡名不應令
他亦招惡譽若自受樂即當分與他人樂
事尊者阿難說是法時有無數百千衆生
獲大勝利或有證得須陀洹果者或得斯
陀含果者或得阿那含果者或得阿羅漢

果者或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者或發聲聞菩提心者或發歸向心
受近事戒者又復會中有俱知佛可
信知法可歸知僧可奉者
尒時日照商主即於會中右膝著地
肅恭合掌前白尊者阿難言尊者我
昔曾發願言欲於自舍延請世尊及

苾芻衆備以飲食微伸供養一一苾
芻各以價直百千上妙之衣而用奉
施苦哉尠福今佛世尊已入涅槃我
今至誠請尊者等諸苾芻衆舍中供
養尊者告言善哉商主隨汝所願我
當同彼盡閻浮提所有一切釋迦如
来聲聞弟子咸悉來集赴汝所請是
時日照商主滿其所願心大歡喜即

時嚴潔國城內外除去一切土石沙礫竪立幢幡[illegible]處徧灑旃檀香水垂諸花鬘衆寶嚴飾燒衆名香散諸妙花如是殊特嚴布已備設種種清淨最上香美飲食至明旦時施設妙好茵褥床座開布清淨妙香水瓶食時將至遣人奉白尊者阿難飯食已辦願尊降赴是時尊者阿難即以神

力踊身空中放金色光普徧照耀此
贍部洲空中自然鳴擊乾稚振發大
聲出如是言所有世尊一切聲聞大
衆其得通者各各以自神力來赴所
請諸凡夫衆假以尊者阿難神力亦
悉來赴是時一切聲聞衆等聞乾稚
中所出言已各從彼彼所住方處謂

忉利天及大雪山大野山摩羅山佉
祢囉山香醉山妙高山持雙山持軸
山你民陀囉山并諸園林樹下州城
河池及彼大海仙人住處乃至路傍
空舍棄屍林等如是等處大慈鵝衆
從三摩地起於剎那間各踊空中如
阿輸迦花青黃赤白彩雲徧覆自空
徐來入王舍大城於剎那間內外充

滿三俱胝數其類有三一者滿盡衆
二者有學衆三者凡夫善衆是時尊
者阿難及諸大衆既至會已上中下
位依次而坐時日照商主普徧觀察
衆坐已定即以最上清淨飲食自手
持奉尊者阿難及諸大衆飯食已訖
各滌應器商主即時復以價直百千
上妙三衣而欲奉施尊者等衆發清

淨心瞻仰之際時金色苾芻知其父意即作是言我今為父助行施法言已於剎那間即脫自身所被金色三衣次第奉施彼尊者等三俱胝衆旋脫旋生衣無竭盡是時空中百千天衆俱發聲言奇哉奇哉甚為希有空中復奏種種天樂兩衆天花尒時諸

方來會一切大衆國主阿闍世王等宮嬪眷屬臣佐吏民舉熙怡目見是事已咸悉歎言善哉善哉甚為希有又復三讚是言奇哉植福果報殊勝奇哉諸福有大力能奇哉布施深固福田是故應知若植施種勝報不虛諸有智者審觀如是福果報事其誰不植清淨施田如是言已無數百千

人衆合掌頂礼俱發聲言南無佛陀耶尒時尊者阿難普爲大衆廣說布施清淨之法日照商主即從座起右膝著地向尊者阿難合掌頂礼三白是言尊者我今獲覩如是勝相非父非母非王非天非親屬朋友非沙門婆羅門所能施作唯尊者悲心善救拔我如我昔日以恩愛心泣淚如海

尊者神力枯涸愛源作是言已説伽陀曰

尊者已離生老死　天上人中皆供養
千生難得見聖尊　今見無虛勝果利

時尊者阿難廣爲一切諸來會衆如應説法示教利喜作佛事已會中無數百千天人及王舍城一切大衆咸

發淨心歸命頂礼作如是言我等今者各獲善利言已即時從座而起出離會中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二

譯經孔目官臣舒惟一

三司大將軍尹元

講因明唯識論仁王經賜紫沙門臣義[illegible]證義

講[illegible]唯識論上生經[illegible]辯大師賜紫沙門臣善初證義

講大[illegible]教文[illegible]慈[illegible]大師賜紫沙門臣清滿證義

講百法論上生經宣教大師賜紫沙門臣[illegible]證義

講法華經演教大師賜紫沙門臣善慈證義

講法華經廣演大師賜紫沙門臣遇榮綴文

右街講經首座講因明百法論[illegible]大師賜紫沙門臣[illegible]證義

左街講經首座[illegible]百法論[illegible]大師賜紫沙門[illegible]證義

右街講經首座講法華梵網經正因大師賜紫沙門臣慧[illegible]　證義

左街講論首座講生經百法論清演大師賜紫沙門臣法凝　證義

梵學慧悟大師賜紫沙門臣文[illegible]　筆受

西天北印度迦濕弥羅國演化大師賜紫沙門臣天吉祥　證梵文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流教大師賜紫沙門　臣不動護　證梵義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奉　詔譯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班同監譯經臣黃　元吉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監譯經臣陳文一

樞密副使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九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臣夏竦潤文